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九尾龜  
第四十七回 負心郎黃衫求作合 薄命女紫玉竟成姻

卻說劉貴見蘭芬的樣兒不像，未見得肯嫁人，心上不免著急起來，只得候陸蘭芬起來之後，正在對鏡梳頭，一步步的登樓梯，走到房內，立在一旁。正要開口，蘭芬早已看見，故作不知，問他道：「耐是啥場化來格？倒倪搭阿有啥格事體？耐有啥閒話，到帳房裡去說囉，啥格一直跑到仔房間裡向來？」劉貴聽了蘭芬的話，不覺呆了一呆，心上明知不好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就是方大人留在這裡的家人，怎麼又不認得起來？」蘭芬聽了，方才笑道：「噢，原來耐就是方大人搭格管家，倪倒像煞勿認得哉。」姑娘在旁邊插口道：「倪耐往來浪倪搭呀，住仔好幾日哉。」蘭芬聽了點一點頭。又向如貴道：「唔篤大人阿要幾時出來，倪倒牽記煞來裡？」劉貴聽了蘭芬的話不是頭路，更加慌了，便道：「我們大人臨走的時候把我留在此間，叫我過了中秋就要把先生送回家去，難道他沒有說明麼？」蘭芬故意搖頭道：「倪陸裡有功夫到常州去？但耐走格辰光，也勿搭倪說過歌嘍，就是實梗媽媽虎虎要叫耐同倪轉去？」說得這一句，就鼻子裡哼了一聲，回頭向背後梳頭的姑娘道：「阿要一廂情願？」劉貴聽了蘭芬說出來的話愈加不對起來，把一個劉貴說得急了，便直說出來道：「我們大人沒有動身的時候，你自家親口答應定要嫁他，還要我們大人替你還債，所以才把我留在上海，要把你同轉常州。說得明明白白的，怎麼現在又忽然變卦起來？」蘭芬聽了，「嗤」的笑了一聲道：「阿是我陸蘭芬嫁撥唔篤大人實梗容易？老實對耐說仔罷，倪堂子裡向見仔客人，生來才是實梗樣式，無啥稀奇。倪吃仔格碗把勢飯，碰碰就要嫁起人來，也嘸撥幾化客人來浪嫁嘍。唔篤格大人阿，勿是倪勒浪說俚，直頭是格伧大，一句閒話就要當倪格真。耐想倪堂子裡說出來格應酬閒話，阿好作準？倪就是要嫁人，也嘸撥實梗容易嘍！」蘭芬說畢，不覺又好笑起來。劉貴聽了這一番言語，好似頂門上澆了一桶雪水下來，方知果然是自己主人入了陸蘭芬的圈套，無可奈何，又勉強爭道：「你既然不肯，為什麼要滿口應承，有心哄騙？何不早些回復了他？」蘭芬又冷笑道：「倪做仔生意，生來要應酬客人。」

俚一團高興，要付倪轉去，倪阿好勿答應，毋俚格台？老實說，倪嫁起人來，像唔篤大人格號客人，勿見得靠得住。耐去想哩，唔篤大人一塌刮仔幾萬銀子格家當，也勿算啥格大家私。再說起功名來，一個候補知府，加二俚俚勿著。倪搭格客人，比仔唔篤大人再要闊點，想付倪轉去格多煞來浪，倪眼睛角落裡向稍也勸稍著，勿要說啥唔篤格大人哉。」

這幾句，把劉貴說得啞口無言，又急又氣，只得說道：「我原是奉上差遣，沒有我的事情。但是你既已當面應承，現在又是這般變卦，叫我們當家人的回去怎樣的銷差？你也要替我想想才是。」蘭芬道：「格號事體啥格銷差勿銷差？希奇勿煞！」

耐轉去搭俚說，有啥閒話末，叫俚自家來搭倪說好哉，勿關得耐啥事，倪總勿見得怕仔俚勒逃走，耐只顧放心轉去末哉。」說著，又叫姑娘去衣櫥內搬出一隻小拜匣來。蘭芬開了盒蓋，檢出六張元的銀行錢票，遞與劉貴道：「格點小意思，請耐吃頓點心，耐轉去就拿倪格閒話搭唔篤大人說末哉。」劉貴待要不接，明知無奈他何，只得伸手過來接了鈔票，快快的走下樓去，心中暗想：住在此間無益，只可趕早動身回去，稟了主人再作道理。又想：方子衡平日最敬重的是章秋谷，姑且去和他商議，或者有什麼法兒也未可定。主意已定，便急急的走到吉升棧來尋章秋谷。

不料秋谷已經兩夜不回，尋了幾處地方，直到陳文仙院中方尋著，見秋谷在房中正與陳文仙說笑。劉貴走進房去，請了一個安，垂手侍立。秋谷見劉貴進來，似乎有些認識，卻模模糊糊的記不清，問道：「你可是在方大人那裡當差的麼？」

劉貴走上一步，答應了一聲：「是。」秋谷問他可有什麼事情，劉貴就把方子衡留他在此，並陸蘭芬忽然變卦的緣由訴說了一遍。又道：「主人把家人留在此間，原叫家人要同著陸蘭芬回去。現在他忽然變了口風，家人回去怎好銷差？可好請章老爺想個法兒，家人實在不得主意。」說著又請了一個安。

秋谷聽了，大笑道：「我早就料到這件事兒定有一番口舌。你們貴上那時正在迷惑之際，勸他一定不依，反要失了我們的和氣。依我看去，陸蘭芬忽然改悔起來，還是你們貴上的運氣。他們堂子出身的人，那裡受得人家的規矩？與其將來鬧出什麼笑話，壞了你們貴上名聲，不如現在聽他反悔的為是。你回去同你貴上請安，就說我勸他不必放在心上，癡心妄想的還想娶他。上海的信人，不是輕輕易易的就可以娶回家去，萬一將來鬧出事來，那時就懊悔嫌遲了。你住在上海，也沒有什麼事情，莫若早些回去，免得你貴上等得心焦。」劉貴聽了不敢多言，只好連聲答應。

辭了秋谷，出得門來，想著章秋谷的話兒實在不錯，只得到陸蘭芬家取了鋪蓋，急急的回常州告訴方子衡去了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章秋谷見劉貴去了，向陳文仙笑道：「天下竟有這般癡子，上了陸蘭芬的惡當，花掉了銀錢不算，還要把自己一個家人留在上海，想要把陸蘭芬同到常州。在上海灘上要討一個堂子裡的信人，那有這般容易？真是個世界之上有一無二的瘟生！」陳文仙也笑了一會。

不覺又過了幾日，其時已是七月中旬，桂魄初生，金風未動，已經涼快了好些。

秋谷因離家已久，家中又連次信來催他回去。窮年索寞，旅舍蕭條，雖然酒陣歌場，盡有溫柔之夢，卻是□年一覺，偏多落魄之悲，前路蒼茫，華年似水，不免便有些張季鷹秋風蔬菜之思。想要暫時回去一趟，隨後再來上海，卻又有些遲遲疑疑的自家作不定主意。

這一天正在棧內檢點朋友往來的信札，已經聚了一大堆來信，多沒有寫回書，便揀那要緊的先寫了幾封。正要叫人去送，忽見貢春樹闖了進來，形影倉惶，面有憂色，走進來一屁股坐下，也不言語，皺著雙眉，好像有什麼心事一般。秋谷覺得有些詫異，便追問貢春樹到底為著什麼事情這般著急，春樹歎了一口氣，走到秋谷身旁，附耳朵說了幾句。秋谷笑道：「這也不算什麼大事，我早已知道了，何用急得這個樣兒？」春樹頓足道：「在你看來，原沒有什麼希奇，只在旁邊說兩句現成話兒，可有什麼用外？你不曉得這件事兒的關係，萬一鬧了出來，我怎的對人得起？」

你以前答應我的話兒到底怎樣，可有什麼法子麼？」秋谷冷笑道：「你既曉得對人不起，為什麼一到上海，就拚命的亂弔膀子，混軋妍頭？難道你這般胡鬧，就對得起人麼？」春樹聽了啞口無言，想秋谷的話果然不錯，一時臉上紅紅的竟說不出話來。呆了半晌，見秋谷裝著冷面不去理他，只得立起來走到秋谷面前，深深的打了一拱，道：「你向來是個極有血性的人，這件事兒總得替我想個法子，除了你，別人也沒有這樣的擔當。」

秋谷起初推托不肯，當不起貢春樹再三再四苦苦的求告，推辭不得，只得應了。

便道：「這件事兒我雖然應了下來，卻又魯莽不得，須得我自己趕到蘇州方有把握。」

但是你自己鬧了亂子，卻無緣無故的要我來替你張羅。你的朋友甚多，為什麼單要尋我，不去照顧別人，這是什麼講究？」春樹怕他又改口，再三央告，急得幾乎要流下淚來。秋谷方笑道：「論起理來，我們讀書子弟不應去做這樣事情。但是據你說來，若不趁早想個法兒，一定要鬧亂子，這也只好急則治標，從權些兒的了。」

春樹聽了大喜，舉手稱謝。秋谷又道：「我既然應了，也不必耽誤日期，明天就好動身同你一同前去。但想個什麼主意，也要預先商量方好。」

正在打算，見茶房又傳了一封信進來。秋谷看封面時，見是方子衡在常州寄來的。拆開封袋看，倒是方子衡的親筆，寫得歪歪斜斜的，白字連篇，那文理又似通非通的□分費解。秋谷甚是好笑，仔細摹擬了一回，方才略略懂得他的大意。

原來方子衡趕到家中，他父親的病居然好了些兒。這方子衡雖然是勉強在家，卻一心一意的記念著陸蘭芬，一刻也放他不下，覺得那陸蘭芬聲容笑貌沒有一天不在他心目之中，差不多竟是害了單思病，恨不能一刻兒飛到上海來，好和那意中人會面。無奈他父親有病，不得脫身，只把個方子衡恨得咬著牙齒，咒罵不已。正在那夢魂顛倒、胡思亂想的時候，不料那劉貴趕了回來，一五一

□的把陸蘭芬的說話直言拜上，不曾掉了一些，說到高興的地方還要添些枝葉。這一下不打緊，把方子衡氣了一個發昏，想來想去沒有什麼法兒，歎了幾口冷氣，只得罷了。卻又癡心不斷，自己寫一封信給章秋谷，要請他去問那陸蘭芬為什麼無故變卦。

章秋谷看了他的來信，微笑一笑，把信遞與貢春樹道：「你看竟有這樣到死不悟的瘋生，我那有功夫去碰陸蘭芬的釘子？」春樹把信接在手中，還沒有到眼，聽見秋谷說到陸蘭芬三字，不及看信，連忙向秋谷道：「說到陸蘭芬，你可曉得陸蘭芬已經死了麼？」秋谷吃了一驚，急問道：「那有這般奇事，可是真的麼？不要是外頭的瞎話，為什麼我這裡沒有風聲？」春樹道：「確而又確，還是昨天半夜的事情，我今天早上聽小寶家的相幫傳說，方才知，斷斷不是傳來的謠言。並且我還聽見相幫們自家議論，說蘭芬身上的虧空倒有兩萬多些，聽得蘭芬死了，一齊趕到，有的還去投報捕房，現在不知怎麼樣了。」秋谷聽了，料想是真，因子日間蘭芬和他雖然沒有交情，卻是相待甚好，現在聽他死了，不覺有些心中酸酸的不忍起來，便又問春樹道：「你可曉得他是什麼毛病，就死得這般快當？」春樹道：「我也弄不清楚。好像聽他們說發痧剛好，夜間留了一個客人，登時反覆，霍亂吐瀉的發作起來，不到一天功夫便斷了氣，卻不曉得究竟如何？」

秋谷聽了，便拉貢春樹作伴，要同到蘭芬院內去看看那班債主怎樣的開銷。春樹應允，立刻同出棧門，到蘭芬住的大洋房來。走到門口，只見有一個印度巡捕立在門內，那出進的人紛紛不絕。秋谷便同著春樹縱步登樓。往日間走上樓梯，便有娘姨應客，雛婢呼茶，青瑣回燈，湘簾捲月，真個是桃花門巷，楊柳樓台。如今章秋谷走上樓來，那些舊日的娘姨大姐一個不見，鼻觀之中，只聞得一股紙錢灰氣直逼進來，那裡還有什麼花香人氣？正是：

風月依然，傾城何處？惆悵曇花之影，燕子樓空；淒涼倩女之魂，華清夢醒。

秋谷忍不住一陣心酸，勉強忍住了，走到房內，見大牀上的帳子已經卸去，直挺挺的躺著陸蘭芬，那生前如花如玉的丰神，宜喜宜嗔的態度，不知往那裡去了，只覺得口開目閉，形狀怕人，身上直穿著一身半舊的竹布衫褲。秋谷別轉頭去不忍再看。房內的衣櫥、箱子一齊貼著封皮，客堂內有一簇人在那裡紛紛議論。有一個人把一本賬簿攤在桌上，在那裡不知寫的什麼，想就是蘭芬生前的債戶了。

秋谷正在徘徊感慨之際，忽見人叢內擠出一個人來，把秋谷一把拉住，大哭道：「二少，耐看看難末叫我那哼？」秋谷吃了一驚，急看時，原來就是陸蘭芬的親生娘，淚流滿面，頭髮蓬鬆。秋谷見了也不禁惻然，只好將就安慰他幾句。蘭芬的娘哭道：「俚耐耐剛剛死得勿多辰光，就有幾化格債戶同仔巡捕房裡向格人趕得來，一塌刮仔格物事，才上仔封皮，動也勿許倪動，說是要拍賣仔洋錢替俚還債。故歇洋錢末嘸撥，借也無借處，叫我那哼弄法？」說罷又大哭起來。秋谷心上□分酸楚，只得對他說道：「蘭芬生前雖有許多虧空，要拿他的衣裳首飾拍賣抵債，卻照例要另外留出一分作為治喪的費用。事已如此，你也不必這樣傷心，我們一班和蘭芬素來要好的人，只要可以幫忙的地方，沒有不盡力的。」說著便向身邊取出一卷鈔票，點了一點；又問貢春樹身邊可有鈔票，春樹連聲說：「有。」便也取出一卷來遞與秋谷。秋谷接過來看一看，檢了幾張，和自己的合成一百塊錢，把餘多的仍舊還了春樹。正是：

紅顏薄命，傷心天寶之歌；黃土埋香，腸斷真娘之墓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但聽下回分解。